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門 13  
號 3466  
卷 3



刻孔聖全書卷之四

聖教

冠禮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間不先其大者。公曰。大者何。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去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乘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又

邾隱公即位將冠。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于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設其名。

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獻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  
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亦不敢擅懿子曰今邾君  
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主年十三  
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  
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服  
以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  
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  
弁殷冔夏冔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綷委貌周道也母  
追夏后氏之道也

母追夏后氏用此冠常服之冠也

婚禮

孔子侍坐于哀公公曰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君之  
言及此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以對人道政為大夫  
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政如  
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  
物從之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對曰古之  
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  
大婚又為大冕而親迎親迎者禮之至也愛與敬其  
之好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天地  
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主必敬  
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生也子也者親之後  
也以是敢不敬與

又

哀公問禮於孔子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米泔而農桑起。婚禮而殺于此。男女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閭外之非儀也。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喪禮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孔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又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閔入

子聖全書  
卷三  
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止之。

又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草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于葬。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入乎？

又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生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又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夫子曰：

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又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

有子即有若云譏其變吉之速也。

又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歛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直指頭句而參讀

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又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又

子問於曾子曰。問喪于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夫子有為言之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歎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貧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歎速貧為敬叔言之也。

仕而失位。日喪。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又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

從而汚。役則安能為役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役始也。

又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頤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又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覩之者。皆以為塋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塋於防。孔子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又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馬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死于衛。夫子哭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也。吾哭之。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又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塋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又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駁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驟說驟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予行之。

祭禮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偏。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偏。太夫祭五祀。歲偏。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求得而用之。曰索。

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奉天之道。治人之情。列之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能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舍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衰矣乎。

又

定公問于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而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問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以日。配以月。故周之始。

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太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

降殺公降天子二等其祀天之禮有殺故不同其事耳。

又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不樂。祭天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荐不美。多口。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魯莊公薨。立嫡子閔公。閔公薨。立僖公。僖公者。莊公之庶子。閔公之庶兄也。僖公薨。文公立。祫祭太廟。夏父弗綦為宗伯典禮。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

臣居君之上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故孔子以為不知禮

又

子責觀於蜡孔子曰賜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天子太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

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蠟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先嗇神農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郵表蠟郵亭之

舍標表田畔相連蠟處造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迎貓為其食田農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祝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又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昏而奠而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不敬也莫大乎是伯自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不知禮

彌牟問廟制牟即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孔子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

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射禮

孔子射於饗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之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又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忠孝

子貢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諱臣七人則王無過舉千乘之國有諱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諱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諱子不陷無禮士有諱交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為孝臣從君命奚為忠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忠矣

又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駁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

宰聞之歷紱而歎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暴屍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忠訓

孔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交，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過而交友無絕矣。

又

孔子曰：忠臣之諫，有五義焉。一曰謫諫。二曰懇諫。

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曰：謫諫，正其事以諫。曰：懇諫，諫無文飾。曰：降諫，卑降其體以諫。曰：直諫，以直道而諫。曰：諷諫，借他事引援而諫。

孝訓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擗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百鍾，累綱而坐，列鼎而食。願飲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又

曾子耘瓜而憇。斬其根。曾晳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定。曰。曩者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過屏鼓瑟而歌。欹枕。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納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聾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待。大杖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孝不義。孰大是乎。汝非天子之民。殺天子之民。奚如罪夫。以曾子之材。居孔氏之門。有罪不知處。義難乎。

又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聲。其音甚怨。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者。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鎻帶索而哭。孔子避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驕奢諫。不遂。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欹。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在。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耳。得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別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于是弟子歸養親者。十有三人。

友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文

子聖全書  
卷之三  
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  
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  
失其為故也

又

子路行辭于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  
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  
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子路將行  
辭于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  
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  
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又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

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爵  
從黃口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貴慎所從不得  
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又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  
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  
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二三  
子所持各異問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詩  
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  
曰人之無良亥以為兄

又

孔子之鄰遇程子于途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

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云。子路脣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蕩蕩。霜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于是不贈。終身不見。太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禮樂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隆。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綴兆與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三恕三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怨也。有兄不能。敵。有弟而求其順。非怨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又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三憂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

又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慕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

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惡小物以害大物者  
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三懼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  
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  
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時君南  
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  
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  
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  
憂色。人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  
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  
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  
以憂也。

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一子也吾目加明耳加聰不  
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  
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  
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此言人主居人上也。

九徵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  
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怨慮而巧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釤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熟故君子遠使之觀其忠近使之觀其敬煩使之觀其能卒焉問焉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七教三至

孔子燕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平。曾子下席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摵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可。語明王之道。要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曾子曰。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

則下不隱。上惡貧。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不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上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上之親。下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親。上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教也。

曾子曰。敢問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賛。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賛。而

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三無五至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詩云凱第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敢問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

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吾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令宵寐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 五經訓

孔子曰入其國則其教可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遠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失之奢易失之賊禮失之煩春秋之失詞其為人也溫良恭儉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矣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矣。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類，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志，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之教相參也。

戎山遊訓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遊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曰：「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珠，擊鍾鼓者，上聞于天下，禦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于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量，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辨士哉！」由曰：「爾何如？」對曰：

「由聞薰蕕不同器，堯桀不共國而治。」一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主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木士哉！」由來區區以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美哉！德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太成若缺其用，不足，太盈若冲其用，不窮。太直若訛，太辨若訥，太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干多辱，禍莫大干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景山遊訓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

答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俛敵在前。蟲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武子貢曰。兩國攢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鮮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辨士。武頤。曰。願。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回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向風。壯者趋而進。幼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輯轂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蟬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

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存。言戰鬪者亡。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武木人也。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烏施其能。武詩曰。雨雪瀌瀌。見現。曰消。

謙德訓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木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流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寶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屋白巷。

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有入宮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于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猶以周公為天下賞則以同族為衆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謹謙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于四海而德不謙以士其身者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十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治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遼聖敬日躋

又金人銘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憲安樂心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燭燭不減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成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超其敗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下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水雖右為尊江海雖在于左亦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故也。

又持滿訓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問于子廟者曰此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于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莫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法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而又損之道也。

又不慎訓

哀公問于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者有諸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害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湎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肢不同殯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學訓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謂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哉。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于檠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操自直。斬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學乎。孔子曰。括而利之鍛而砥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敢受教。

又

子路戎服見孔子。援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墻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惡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情義訓

孔子曰。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苟謂

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能學而能何謂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刻孔聖全書卷之五

聖政

中都宰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疆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飾。制為四十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此法以治魯。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豈但魯國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宜咸得厥所也。先昭公塋于墓道之南。孔子壙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而訟桓子平子之子。

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之性也。

昭公葬于墓道之南。先季平子逐魯昭公死于乾侯。季平子別而葬之。既之不使近先公。言葬不近祖墳。夫子乃使開昭公墓。移合葬于衆公之墓。

魯司寇

孔子爲魚司寇。國人謗之曰。虧裳無襪。投之無疾。鞭之虧裳。投之無郵。既而政教盛行。魯有貶羊者。沈猶氏者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政化行。民頌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却萊兵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二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酬酢既畢。齊發萊人以兵鼓。詒訉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丘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僭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趋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蒙惑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齊

侯惧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出境而不以兵車乘從我者。不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吾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有某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其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糠粃糠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告寡人使得罪于我。于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墮三都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制也。

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氏不得志于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頑。勒士衆伐之。遂墮三都。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誅少正卯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之聞人也。夫子始為政。何以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與焉。二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辨。二曰行僻而堅。四曰志博而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通。

列傳卷之三  
目次五  
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爲則智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卯妻之是以誅之昔者湯誅鯀沐太公誅潘江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折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晝攻盜暮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

伐齊

齊陳桓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讀伐齊三哀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永者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救魯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晉鮑因諫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二三子誰爲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恒曰今子欲收功于魯實難不若移兵于吳則易田恒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田常曰善然甲兵已加魯矣子貢曰緩師吾請救于魯今救魯而伐齊因以兵迫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曰今齊國私千千乘之魯與吾爭疆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誅齊利莫大焉吳王曰善然吳嘗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先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功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奔強齊而小

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伯業成矣。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吳主悅子貢之。越越王郊迎曰。此蠻夷之國。大夫遠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其心畏越。曰。待伐越而後可。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始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今吳國家破弊。百姓怨上。伍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以佐之。重賢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趨者也。越王許子貢反。越主悉境內之兵。以事吳。吳主乃受越王卒。遂自發兵。伐齊敗之。越

遂襲吳之國。而滅焉。夫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弊吳。狃吳亡。而越伯者。賜之說也。美言傷義。信矣哉。

五儀解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欲詢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算。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閭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

德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然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君子也。公曰敢問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怨財施則天下無病貧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穷萬事之終始協庶物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未嘗知哀知智知憂知勞知危知惧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曰君子入朝如

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威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懼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晏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劳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周章遠望視十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慎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又畱意于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五刑解

冉有問于孔子曰昔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

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以生。于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于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于不義。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孝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鬱變者。生于相陵。相陵。生于長幼無序。而無陷刑之民。鬱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鬱鬱之獄。而無犯刑之民。淫亂者。生于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文明。失婦。

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為民設。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例。不用。不亦可乎。

用人篇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諂。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又多知辟。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附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其止。惟工之邛。言不共其職事。而病于其主也。

又

子貢問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  
昔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  
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問。用力為賢乎。進賢為  
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  
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進賢已。之才者也。

又

子路問于孔子曰。賢者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  
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  
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  
去。賢者怨之。不肖者仇之。仇怨並存。于國鄰敵構兵。  
于郊雖欲無亡。得乎。

又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入。徃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  
祖。以之治天下。不亦宜乎。

又

孔子謂子貢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  
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一而稟度焉。孔  
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  
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

孔子喟然歎曰。嚮使鮑叔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

能下人。子路曰。好學有勇則可也。若失有道。下人何哉。子貢曰。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

又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羊無令。其誰可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公曰善。遂用之。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為之。對曰。午可。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公曰善。又遂用之。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對也。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又

趙襄子圍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惟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至乎賞一人。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

立政篇

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奢也。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其若國貧何。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

者也

又

子貢問于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  
魯君問政。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子曰。政在悅近。  
而來遠。三者之間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有異  
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  
五官。伎樂不惟于時。一旦而賜千乘之家者三。故曰。  
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  
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  
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君。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  
者所以為政殊也。

又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  
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利者。枉法以侵民。  
此怨之所由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  
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  
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  
言人之明。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又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  
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  
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  
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聞其政  
矣。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

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璠屋完固，草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名其善庸，盡其美乎？

又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吾語女恭而敬，可以攝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政，不難矣。」

又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孔子曰：「凜凜然，如以朽索御奔馬，得之矣。」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道達之國皆

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仇也。吾何以不畏？」

又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人多飢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餽？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也。速止之可矣。」

又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嚴明。欲毀鄉校，子產

曰。何以賤為也。夫謙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賤也。我聞忠言以損怒。不聞立威以防怨。恐猶防水也。水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又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惄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溺。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于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是以和。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

又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視其有无。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恩。豈無他士。叔向歸。曰。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刑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又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守之。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仇也。將

與誰守。公曰。善哉。于是廢幽澤之禁。弛閔市之稅。以惠百姓。

又

孔子見曾。哀公曰。有謗寡人者。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子以為何如。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身者。失之人。失之身者。失之人。不出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反之于已。身者乎。此則為之于堂上者也。

又

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子曰。安身。取譽。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急。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逐。行事。勿晉。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

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患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畧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適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近臣便辟。則群臣汙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紜絃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游。

之使自求之。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害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繩。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又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于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内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

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治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又

齊大旱。春飢。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内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福主。祭祀不懸祀。不以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馳道。君庭之道。不懸謂。不作樂。

又

子羔為衛之士師。入之足俄而衛有偷賸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也。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入焉。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王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君豈私臨當論形。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亦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之謂乎。

又

桓公出獵。遊鹿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何谷。對曰。愚公谷。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視公之儀狀。非愚也。何以公名。對曰。臣故畜牛生子。而大賣之。買駒。少半日。牛不能生。馬遂馳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谷。桓公歸。明白朝以告管仲。仲正衿再拜。曰。此夷之愚也。虢。堯。上臯。陶。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伯君也。管仲賢佐也。猶以智為愚。况不及管仲者乎。

田賦篇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為國君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于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足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田賦十六井。出戎馬一疋。半三頭。此賦歛之常法。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半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用刑篇

唐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

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曰不廉。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淫亂。而曰帷幕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不曰罔上。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于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定有罪名矣。而不為之謫。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閔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率刑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入。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矣。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

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過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脩禮也。弗有退席言曰：美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又

仲弓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然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然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刑例也。例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大司政明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實，則不聽也。附從輕，放從重，疑則赦。

之是故爵入于朝與衆共之也。刑入于市與衆棄之也。  
簡誠也有其心，無其誠者不罪。

聽訟篇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而訟之，不義久矣。是則上之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訟獄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子內之牆，民不能踰。百內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之無踰乎？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

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耶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而已

苛政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婦人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仲弓又問刑教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將軍文子問獄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惧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惧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如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惧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辟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辟之于御則鞭也執鞭于此而動于彼御之良也

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惧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組兩騮，如舞非策之跡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息盜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饑寒切于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于盜，思之而

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此二署，則上盜息矣。

上盜猶大盜也

子張問知法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子怨寡矣，能遠則于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故五刑以成三

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

能遠者正其源而以禮教先之

曾子問聽獄之術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詞，詞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仲弓問聽訟

書曰：哀矜拆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枳一作死，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為小罪，亦傷乎義。

子張問聽訟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思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鳶。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思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季孫問誅賞

季孫問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

子為政焉用殺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利伯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賞刑罰之甚者至于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惧以是能化行乎天下者未之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孔聖全書卷之五終

